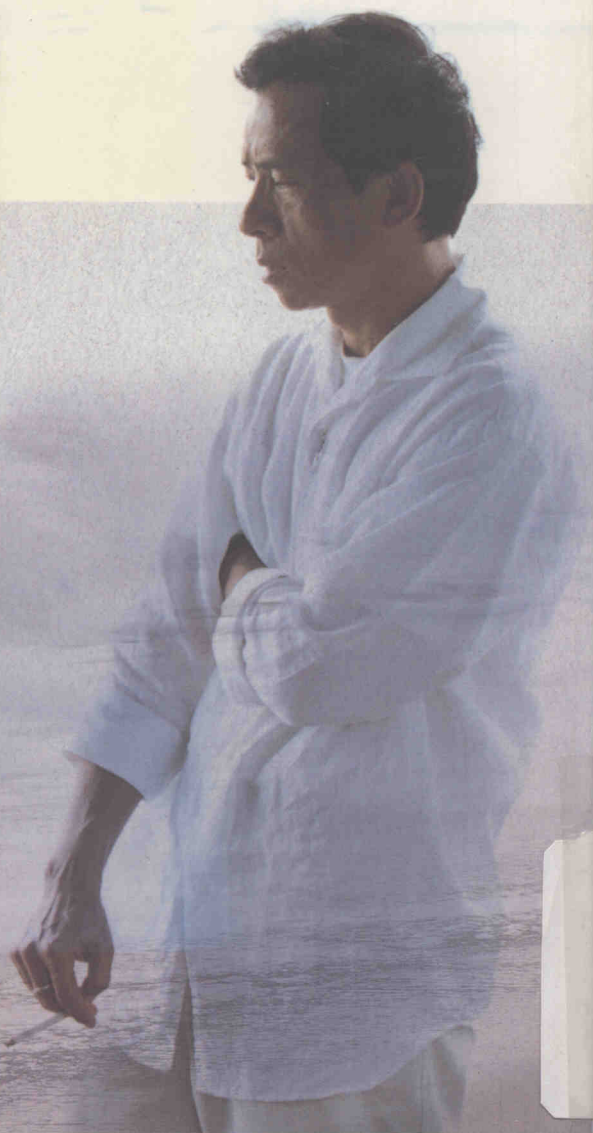


吳念真

針針
泊水
合血

吳念真年輕歲月的真情與真心



序◎季季



旺角出版社

集
鄭
振
福
墨

吳念真◎著

針線盒



單獨的個人，似乎只是一粒隨著眾多的個人，盲目地流動的分子罷了；很不幸的，每個自以為例外的個人，仍是不可避免地成為其中毫不起眼的一個，起碼，我承認自己是這樣的。

小而大的世界

季季

——序念真散文集〔針線盒〕

我對念真的最新認識，是十月三十一日晚上，我坐在電視機前觀看在高雄舉行的第十八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我平常極不愛看電視，那天晚上可說是為了關心念真而守著電視的；因為早先就知道他因編電影劇本「同班同學」和另二人同獲最佳原作劇本獎提名。

在頒獎典禮之前，各方的揣測大都看好念真，我坐在電視機前，其實不是在等結果，而只是等著看念真上台領獎會說些什麼；有些人不管得什麼獎，上了台除了一大串的鞠躬和謝謝，似乎說不出什麼智慧的話。而念真，我相信他該有點兒不同。

念真在輔大夜間部唸了五年會計，前三年在臺北市立療養院圖書館工作，不久之後，他正式到中影編審組工作，曾說離畢業一年多，對「編劇」一事不妨「玩票試試」。事隔一年多，他已經畢業了，玩票似乎越玩越起勁，而且得到國內編劇家最高的榮譽肯定了。我坐在電視機前，幾乎可以想像到他從座位走向講台那一小段路途的心情。它決不可能是極端興奮以至於忘我的一片空白；在興奮之中，他肯定有著許多感懷、感謝、自省和自許的。那一小段路的心情，也幾乎可象徵他十六歲離開金瓜石礦區到城市奮鬥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吧？

我認識念真——認識他的作品——是在民國六十五年。那一年我負責替「書評書目」社編「六十五年短篇小說選」，很認真的讀過那一年發表的大部分短篇小說，當然也包括了念真的六篇作品，其中的「婚禮」，後來選入了「六十五年短篇小說選」。這本書在六十六年出版後，我約請了住在臺北的作者到我家小聚，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念真。他看來瘦小黝黑，神情有點羞澀拘謹；在拘謹中流露著一種不斷

在和生活、和理想搏鬥的剛毅和勇氣。在和朋友言談時，他則流露了坦誠的率真和熱情；談到痛快的事會拍手、擊掌；談到痛恨的事也會口出三字經。

但是十月三十一的晚上，他穿著齊整的西裝，泰然走向講台，看來完全的長大和成熟了，羞澀拘謹的神情已隨歲月消失，剛毅、勇氣的神情則被歲月雕琢得更為清晰煥然。他捧著獎杯說了三句以「如果」開頭的獎詞：

「如果它是榮譽，請把這份榮譽獻給林清介導演，和他那一群可愛的演員。

如果它是鼓勵，我將接受，並感謝明驥總經理，是他導引我從事電影工作；還有我的父母、弟妹、未婚妻，感謝他們對我的鼓勵、關懷和容忍。

如果它是希望，願它引導著我們追求理想。」

這幾句話確實和別的得獎人大異其趣。我這幾年對他的了解大概沒錯；念真總不會讓我們失望的！

二

韓國有一個著名的小說家黃順元，出生於一九一五年，青年時代出版過兩本詩集，後來，則以小說奠定崇高地位；和金東里、安壽吉並稱為現代韓國小說三大主流人物。成為小說家後，據說黃順元堅持一個寫作原則：除了小說，什麼別的都不寫！

一個作家如果能長期堅持這樣的原則，擺出理念鮮明的姿勢，未嘗不是一種幸福：他可以拒絕；不，甚至連拒絕都不必，人家知道他只寫小說，自然的不去約請他也不想寫的文章了。

我引述這件事，並不是暗示如果我早就擺出黃順元那種姿勢，今天就可以拒絕為念真的第一本散文集寫序。正好相反，我想說的是：作為一個小說家，我羨慕並尊敬黃順元的原則，但並不同意他所堅持的那個姿勢；至少，我自己做不到這一點。如果現實容我也有所堅持和選擇的話，我堅持寫小說之外還寫散文；因為有許多的話、許多的感悟，是只能以散文的形式剖白、無法在小說中作直接表露與言詮的

。

關於小說；或者，關於詩、關於散文、關於戲劇等等各類的文學表現形式，自來有許多界定的理論與流派，毋庸我贅加引述。我想說的只是純粹的自我觀點。最近的幾年——當我自民國六十一年開始寫散文後——我常被人間及寫小說和寫散文有什麼不同？我的答覆總是很簡單：小說可以假，散文假不得！如果要更進一步闡釋，我認為小說是「大我的文學」，而散文則是「小我的文學」；小說要寫的是更大的背景裡，更多人更深沉的理念、情緒、慾望、憧憬，小說家即使想化身在作品裡「自說自話」，也往往關於小說的藝術形式——如果他夠聰明的話——而不得不躲躲藏藏、加以虛飾，無法暢所欲言。此所以，有些散文家也許終其一生沒有寫過小說，但小說家終其一生沒有寫過散文的則不多。我想，原因無它：為求暢所欲言耳！我這樣說，並非意指小說家在他的小說作品中不能暢達個人理念，而是指不能暢達個人情感；亦即在照顧「大我」之際，無法完全的兼顧「小我」。小說有更大

的企圖與責任，是為更多的「他人」而寫的，而散文要寫的只是「我自己或我身邊的人與事」，因此，散文的寫作對象常常只是「我、我的家人、我的親戚朋友同事鄰居、我養的植物和小動物、我的閱讀、我涉足的山水」等等。這些對象，和「我」一定有相當程度的親密感情和誠摯的依存關係，「我」寫它們的時候，才能自然而真實的流露出這些可貴的特質。因此，沒有寫出感人之情——與人之情、與物之情、與天地自然之情——的散文，我是看不下去的；對於那些情感虛偽、內容無物，只以歌詠的形容詞和感傷的驚嘆號堆砌起來的「散」文，我在看不下去之餘，還會覺得肉麻和噁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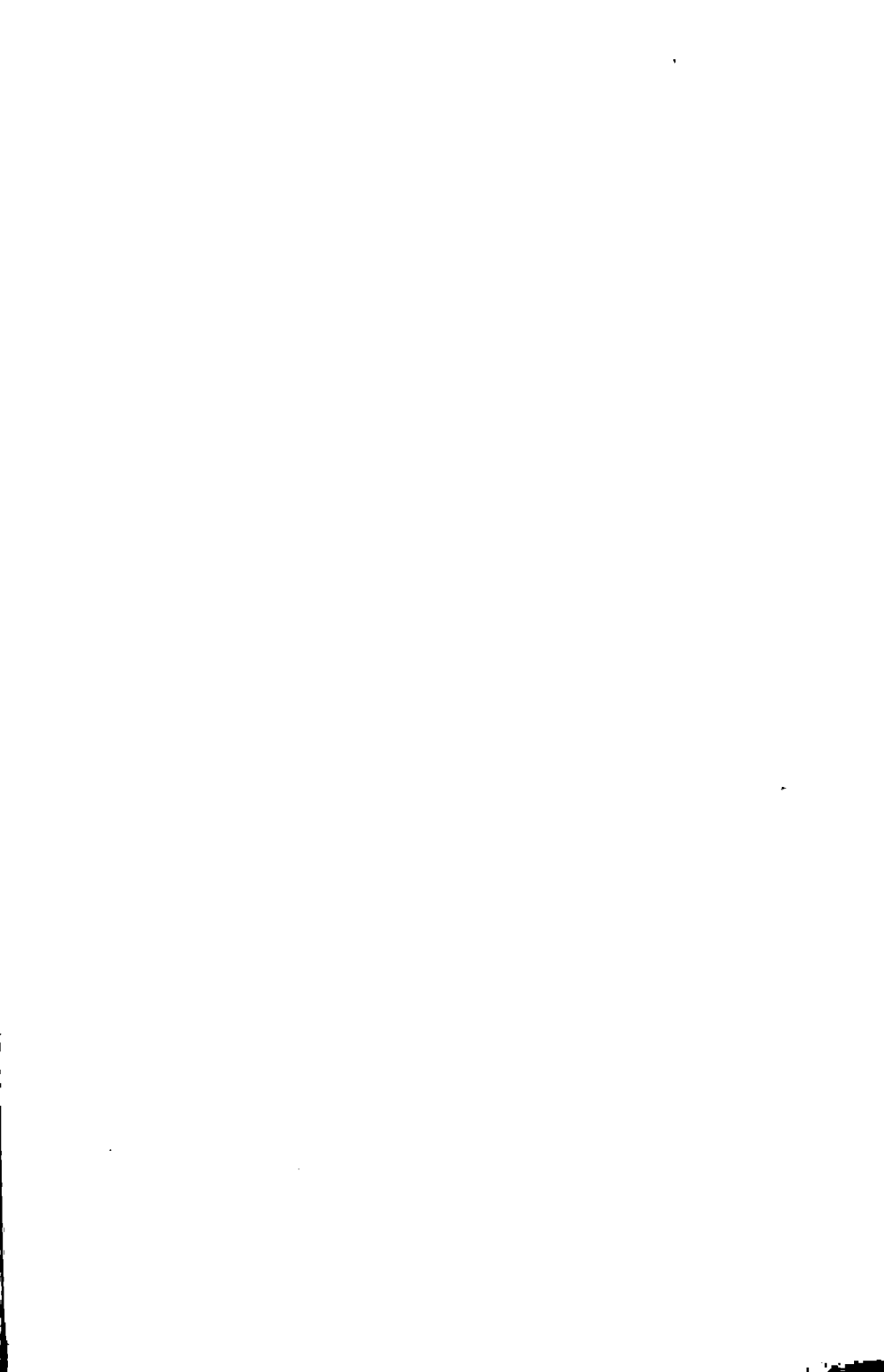
念真寫了近十年的小說，出版過「抓住一個春天」、「邊秋一雁聲」兩本小說集，似乎也體會到了一些無法以小說言詮的人生種切，開始了他的散文創作。如我前面所說，念真總不會讓我們失望的，擺在我們面前的「針線盒」，如就組合散文的看件去看它，也許還不夠沉穩、精簡，但至少沒有我所說的那些缺點。

「針線盒」，乍一看，許多人一定心想：「女人之用品，男人所不取」，但念真以之作為專欄名稱，以之作為書名，恰見巧思與睿智；也顯示了一個散文作者精確獨到的取材能力。「針線盒」是每個家庭都有的東西，常常被擺在最隱蔽的角落，在過去戶衣業不發達的時代有多少衣服是母親在「針線盒」旁一針針縫補的？母親左手執衣、右手縫補，在「針線盒」旁低著頭的樣子是多少人心目中或記憶裡最溫暖、最感念的母親形象？「針線盒」是小物件，但它包容了多少實質的愛與深厚的情意？念真的眼睛與心思，清清楚楚的看到了這些，清清楚楚的寫了出來。而且，他還賦予了「針線盒」更廣闊更高層次的象徵意義，認為作家為寫作所應做的種種準備工作也像個「針線盒」；應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容。作家的觀察詳盡，心中有個像百寶箱般的「針線盒」，則人世的廣闊天地皆可神遊馳騁；人世的美好與不美好，亦皆可了然於心。凡此種種，能再經過濾、平衡、組織而寫就的作品，當不致無病呻吟了。

說到無病呻吟，回想一下念真發表過的小說，有許多都和「病」有關。如「醫者」、「不詳女一二三」、「邊秋一雁聲」、「病房」……這或許因他過去在臺北市立療養院工作吧？這些作品，都是因病而寫，不是無病呻吟。我把「病房」選入「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後，曾經翻譯「尹縣長」的葛浩文先生很欣賞這一篇，有意翻譯給「中國筆會」季刊發表，但最後未能如願。葛先生說，有人婉轉的告訴他，「病房」所寫的那些背景和人物太不健康了……。我很為這個結局扼腕。如果這種界定作品的理由合乎健康的生存之道的話，是否「凡不健康者皆眼不見為淨」？不健康的人不要看醫生、不健康的蔬菜任其萎敗、不健康的雞鴨讓牠們待斃？我相信，五歲的小孩也不認為這是對的。同時我相信，小說家所寫的「病」，不管是個人或社會的，出發點皆在於一種洞燭機先的愛與關切，希望大家看到了「病狀」，知道如何「避免患相同的病」，或如何「設法去醫病」。而念真，我相信他更是有這種急切心腸的。

「針線盒」裡的這些散文，有許多篇也同樣表現了這種「診病」的急切心腸。中醫看病要先把脈，西醫看病要先聽診，兩者都需要經驗和耐心才能找出病源。念真還年輕，經驗是有一些，耐心怕還不足；也或者這些篇章當初都為了配合專欄的發表時間和字數，所以有些地方讀來有上氣不接下氣之感。就散文的組合要素來說，這本身也是一種「病」——亦即我前面所說的「不夠沉穩」。我對散文的要求之一是：不管你要表白的是什麼，文字和語句要先能讓人覺得「神閒氣定」；越能如此越能把要表白的意思說得清楚、說得有力，並讓人覺得有理而且心服。在這方面，念真是還需要磨鍊的——如果他同意散文並不只是一種「工具」的話。

念真在「而立之年」結婚了，新娘是一位護士。護士在醫院要跟藥箱打交道，回到家免不了要接近「針線盒」。我相信他們對新家庭的「針線盒」會更為寶愛；而且我相信，凡心中有個「針線盒」的人，所要細心縫補的，也決不止是衣服而已。願與念真共勉。



苦刑

吳念真

——「針線盒」自序

牢騷滿腹，空想一堆。欲訴無門，折騰文字。浪費筆墨，騷擾百姓。——這是某個朋友對「作家」的看法，而且還鄭重寫成橫幅，要我高掛門楣時時「自悔自勉」。

儘管這紙橫幅被我扔在床下「蒙塵」，但是有時躺在它上面的我總覺得那些字眼剎那間都化成尖刺，穿過木板、塌塌米、皮膚、血肉而痛擊良心，當自己完成一篇東西的時候，這種無形的酷刑常使我終夜難眠，原因無他，而是真誠地審問自己，我方才所完成的，是不是就如朋友橫幅上所說的？

然而就有一個朋友，每個月總要我這麼痛苦一次，他是陳銘磻，六十七年間初交之際，或許一眼看穿我「牢騷滿腹，空想一堆」的毛病，深恐我來日惹出大禍，

因此就他在文化界的一塊版圖「愛書人」中撥出一塊地盤，讓我發洩清談，目的是縱容小亂以杜後患，而且深知我必言不及物，文不達意，故定名為「針線盒」——意思是小東西非大器也。

不幸的是牢騷與空想一旦得由言詞化成文字時，深怕留下來的全是「證據」，因此不得不戒懼，於是三年來每個月便有週期性的一次苦刑。

如今刑期屆滿，這裡所呈現的便是三年來所累積的「供詞」。這三年來由於隨著興趣及工作環境的轉移，牢騷與空想的範圍愈大愈廣，幾乎有不可收拾的態勢，然而稍可告慰自己的是這些牢騷與空想都和本身工作有關，單純的目的只是想使自己所從事的工作，自己生活周遭的環境與人都能更真、更善、更美——而事實上這或許也是全世界每個人的願望，本著這個共同的願望，敢請容忍「針線盒」裡的牢騷與空想。